

教育与社会

——20年代初陈独秀教育思想浅探

熊启珍

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是“五四”时期陈独秀探索的主要问题之一。“五四”前,陈独秀把教育与社会经济并列起来,认为同是社会进化的根本。^①这种认识显然不科学。“五四”后,陈独秀用马克思主义考察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得出许多正确的结论,并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主张和意见。本文仅就陈独秀在这方面的认识、主张等,作一点探讨。

一

陈独秀认为,教育属于心的现象,即精神现象。教育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是经济这个物的表现。^②教育与经济基础互相依存。他指出教育这个精神现象对经济基础有着强烈的依赖关系,一定的教育受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制约,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所决定。因此,教育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政治进步的水平。陈独秀在批评胡适视教育与经济一样可以变动社会的二元论时,反复阐述了教育对社会经济的这种依赖关系。他说:在封建社会的经济组织之下,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更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教育。陈独秀进一步引证苏俄为例说:趋向社会主义的俄罗斯,非不极力推重教育,但以物质的条件之限制,“所谓教育普及,眼前还是一句空话。”“欧美资本社会教育的进步,完全是工业发达的结果。”“所以有些中国人一面绝不注意工业,一面却盲目的提倡发展教育,真是痴人说梦。教育本身的地位如此。”^③陈独秀还多次以北洋军阀统治下,教育备受摧残、陷入困境的事实,说明教育对政治的依赖关系,强调教育离不开政治。20年代初,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为使教育摆脱北洋军阀控制,提出了“教育独立”的主张。陈独秀立即批评这一主张是“梦想”。他责问:教育如何能摆脱北洋军阀的恶浊政治而独立呢?“所谓教育独立,是不是离开社会把教育界搬到空中去独立或是大洋中去独立?”^④

教育决定于社会经济和政治,但教育却不是被动的,教育反过来又促进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力量之一。这是陈独秀根据马克思主义考察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得出的又一正确结论。1920年2月,陈独秀在武昌高师演讲教育问题时,明确阐述了教育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他说“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是很大的。社会要是离了教育,那人类的知识必定不能发展,人类知识一不发展,那国的文化就不堪问了。”^⑤教育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促进作用,还表现在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方面。陈独秀曾多次阐述过这一点。他说:“教育是智慧的源泉。”^⑥“舍教育以外,不足以培成社会上经营各项事业之人材。”^⑦教育对社会的影响通常还体现在教育对革命的影响。陈独秀认为,在社会物质条件可能的范围内,教育、宣传的活动,可以唤起民众,鼓动革命,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变革。因此,陈独秀肯定教育是“改造社会底重要工具。”^⑧

总之,陈独秀认为,教育属于精神现象,属于上层建筑。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不可分割。一方面,教育及教育的发展取决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另一方面,教育对社会经济又有一定的反作用,是社会发展的力量之一。现在看来,陈独秀的这些观点自然都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在当时,却无疑是十分新颖的,是一种崭新的世界观、教育观。

根据上述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认识,陈独秀对教育问题陆续提出了下列一些主张和意见。

一、针对北洋军阀摧残教育、社会普遍忽视教育的状况,陈独秀强调教育是一个社会的必需品,而不是装饰品、奢侈品。社会必须认真办教育,大力发展教育。二、针对教育家们普遍把教育的希望寄托于教育本身的糊涂观念,陈独秀指出,教育的出路在于社会变革,即用社会主义发展教育。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教育走出高墙深院,成为平民大众的事业;才能使教育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三、针对教育完全脱离社会的现状,陈独秀提出教育必须改革,教育必须与社会紧密结合。这方面,陈独秀创见颇丰,笔者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详述。四、针对“五四”后一部分知识分子鼓吹教育脱离政治,企图引导青年学生离开现实斗争的情况,陈独秀强调教育要为社会改革服务。即教育要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阶级政治觉悟服务。陈独秀率先实践,先后在上海、广州创办了向工人进行通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刊物、夜校,及培养革命干部的宣讲员养成所。

无疑,陈独秀的上述主张、意见都是十分正确的。这些意见和主张指出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及教育改革的途径,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有着指导性意义。同时,这些主张、意见与陈独秀关于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思想紧密相连,因此,它们对于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动都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二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以教育为改造中国社会道路的各种错误主张。陈独秀在批驳这些错误主张时,进一步阐明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教育万能”论是20年代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鼓吹的主张之一。“教育万能”论者说:中国“根本的根本问题就是教育”,“离开教育便不能讲解放、讲改造。因为教育是万能的。”^⑨其时,以“教育万能”论为理论基础的平民教育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十分盛行。鼓吹平民教育主义的人认为,欲求人类平等实现,非以教育为基础不可。而中国所缺的便是教育。他们说:“现在中国什么事都做不好,什么好听的名词都不中用,就因为大多数人民没有知识的缘故。”因此,“彻底的办法,只有一种,就是平民主义的教育。”^⑩即把神圣的教育普及到一般神圣的平民身上,使每个人都受着程度相等的教育,那么,平民主义的社会便实现了。显然,平民教育主义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

资产阶级需要改良主义。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文人纷纷以平民教育为号召,鼓吹中国只宜发展教育,企图使20年代初正在酝酿着的革命运动憋死腹中。1919年和1920年,美国学者杜威和英国学者罗素先后来中国讲学,他们不约而同鼓吹平民教育。杜威说:现在世界的社会问题还没有解决,那过激主义如风起云涌的原因,就是平民没有受着切于生活的教育。因此,“世界社会问题的最后解决,不在加工资,也不在缩短工作时间,”实在普及平民教育。^⑪他还说中国高等教育者若能将广大的见解使工人方面有发展心思、知识的机会,“也许可以免掉现在欧美扰乱不安的现状。”^⑫国内资本家的御用文人们立即使用杜威的理论反对工人运动。他们说:“工人缺乏知识,非注重工人教育,则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适足以资其为恶。”因此,“工人教育问题为劳工之先决问题。”^⑬他们攻击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发动工人群众,说,研究劳动问题,“尤当着眼于工人本身之实在利益,若一味效法欧、美鼓吹破坏”,“非徒无益而又害之”。^⑭罗素在中国也到处演讲,说什么中国当务之急是兴办教育和发展实业,中国的社会改造应该从教育入手,不必提倡社会主义。张东荪,梁启超也鹦鹉学舌地说:我们只能干文化教育与协社等事业。显然,他们鼓吹平民教育的目的,是防止中国革命。

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平民教育的信徒。他们也把教育平等视为人类平等的基础,认为只要施行普遍的善良的教育,人性便都能变善,无政府主义社会便能实现。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以“普及教育”为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主要途径,主张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以普遍的善良的教育代替法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上述种种主张的共同错误是颠倒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无限夸大了教育的作用。陈独秀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驳斥了这些错误主张。陈独秀明确指出:“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同等地位。”教育作为促进社会进步

的一种力量,只能在社会物质条件可能的范围内,才发挥作用,超越这个物质条件可能的范围,便不生效力。它本身的力量不能“造成平民革命、打倒军阀、打破国际资本主义。”^⑮教育“没有万能的作用。”^⑯

针对青年知识分子迷信平民教育的情况,陈独秀还特别指出,教育不是超阶级的,在阶级社会里要实现超阶级的平等的平民教育是不可能的。他说:“资本主义时代底教育是专为少数富家子弟而设,多数贫民是没有分的。他们的教育方针也是极力要拥护资本主义底学说及习惯”,^⑰让青年自幼养成崇拜资本主义的迷信。因此,“在工业未发达的社会里希望教育发达,自然是妄想,在社会主义未实现的社会里希望教育是平民的,自然也是妄想。”^⑱通过平民教育,实现社会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

陈独秀激烈抨击了打着平民教育旗号,反对中国革命的论调。他说:工人教育问题固然要紧,但不能做减时增资的必须条件。工人们切身利益最要紧的问题便是关系他们生计的“减时增资”。必先解决“减时增资”,方能谈工人教育问题。陈独秀揭露他们的真实目的说:在贪狠的资本家生产制度下,有何神通使工人得着平等教育?如此看来,只不过是拿教育来搪塞,做加工资减时间的障碍罢了。^⑲陈独秀还指名道姓地批评罗素、张东荪的主张错了,并公开宣布,我们中国此时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⑳

陈独秀是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主将。他批评无政府主义者以普遍善良的教育代替法律的主张是荒谬的。首先,他指出在私产制度之下的教育,全体,至少也是百分之九十九有意或无意维持资产阶级底势力及习惯,如何能有善良而普遍的教育?其次,他认为教育在劝服人性善方面固然好过法律,但却不能迷信教育万能。人受社会的支配,“就是将来教育普及了,人性能否改变得皆善还是一个大大的疑问,”特别是那些死心踏地的反动分子,不会立地成佛。^㉑因此,无产阶级单纯依靠教育的力量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也不能用教育代替法律,不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陈独秀的基本结论是,教育不是万能的。一切企图通过发展教育,实现社会变革的主张都是错误的。“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㉒陈独秀对上述错误主张的批判,既澄清了对教育的错误认识,又指明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方向。

三

20年代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教育界开展了一场以建立中国新教育为中心的教育改革讨论。在这场讨论中,陈独秀放弃了他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提出的中国教育“取法西洋”的主张,开始重新探讨中国教育发展的道路。教育必须与社会紧密结合是这一探讨的主要结论。陈独秀根据他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指出教育必须与社会紧密结合,其效力方可宏博。他还多方面剖析了当时的旧教育,指出其主要特征是教育与社会脱离,因此,创造新教育的唯一办法是反其道而行。

教育如何与社会紧密结合?陈独秀在剖析旧教育的弊病时,阐述了下列主张。

第一,教育必须为社会改革服务,要为社会改革培养一代革命者,而不只是少数几个“伟人。”陈独秀所说的社会改革,就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他强调教育的目的是注重社会改革,“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㉓为此,陈独秀提出新教育必须使教育的效力普遍及于每个受教育的人,而不可只及于部分或个人。他还强调教育要引导学生注意社会改革、参与社会改革,而不是只要学生闭门读书,做“伟人”,或“养成一般能够在军阀下生存的顺民。”^㉔他批评旧教育只要求受教育者做“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是错误的,是浪费人类有限的精力。他还严厉批评了当时教育界流行的“不问政治”的口号,他指出这个口号的实质就是要引导青年学生脱离现实政治斗争,是“亡国的哀音,”不应出自青年人人口。他告诫青年学生,一定要认清自己的责任,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总之,陈独秀要求教育要为社会改革培养一代革命斗士,而不是少数几个“伟人”。

第二,要引导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并在社会活动中训练学生的品行。陈独秀认为“训练是教育上第一重要的部分。”^㉕他批评旧教育忽视社会对学生品行的影响,关起校门训练学生,致使教育对学生品行的训练“失了效力。”许多学生,在校品行纯洁、志趣高尚,是一个有为青年,但一出校门,踏入社会,便成了胸中无主的人,混久了甚至成为一个毫无希望的人。因此,陈独秀认为对学生品行的训练单靠学校教育是不够的。

的，必须与社会结合起来。要引导学生接近社会，为社会服务，在社会活动中培养、训练学生的品行和能力。

第三，理论必须与实际结合。“学以致用”是陈独秀十分重视的一个原则，他认为学而不用或不适用，教育便失去了效力，学术、理论便无价值。他批评旧教育脱离社会需要、脱离实际，培养的学生缺乏实际工作能力。他说：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学矿物的记了许多外国名词，见了本地的动植物茫然不解；学经济学的懂得一些理论，抄下一些外国经济的统计，对于本地的经济状况毫无所知。象这样离开社会的教育，是不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②⑦}陈独秀提出救济的办法惟有“使教育与社会密接。”“学术与社会合”，理论与实际结合。陈独秀强调“学术与社会合，方是活学术，”否则便是死学术。^{②⑧}

第四，教育的布局和发展要适应社会的需要。陈独秀认为要充分发挥教育的效力，必须使教育的布局适应社会的需要。办农业学校，宜在乡间，办工业学校，宜在省城，如此类推，以所在地的需要为准。为此，他提出的原则是：“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底需要上面，”“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以及农工学校何种科目，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底需要以及产业、交通、原料各种状况。”^{②⑨}

第五，学校必须向全社会开放，充分利用学校设施，为整个社会教育服务。陈独秀十分重视社会教育。他认为永久教育的根基是在未成年教育，但在目前条件下，则非注意成年教育不同，尤以社会教育最要注意。他批评学校教育仍没有摆脱贵族式的神秘状态，学校大门向社会紧闭，学校一切文化设施不能充分利用，减少了文化普及的效力。为此，他要求打破贵族式的教育，学校向全社会开放，使人人得享用教育权。

上述便是陈独秀关于教育与社会紧密结合的思想。陈独秀强调必如此，才能使教育与社会完美地结合，“造成社会化的学校，学校化的社会”。^{③⑩}

1921年后，陈独秀专做党的领导工作，从此，没有涉足教育。因此，他关于教育与社会紧密结合的探索没有继续下去，其新教育思想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陈独秀对于教育的方向及目标、人材培养途径、教育内容及方法、教育布局、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等有关教育的核心问题，已有了初步设想，我们从中仍能窥见其新教育的粗略轮廓。陈独秀所阐述的新教育已完全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教育，也不是近代西方教育的翻板，自然，也不是社会主义教育，而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教育，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雏形。无疑，陈独秀关于中国新教育的探索，不但具有开拓性意义，且深深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事业，以至整个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至今看来，他在70年前所提出的这些思想、主张、原则，仍有一定意义。

注释

① 《答顾克刚》《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5页

②③④⑤ 《答适之》，《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77页至379页

④⑤ 《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同上，第238页

⑤ 《新教育的精神》，《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490页

⑥⑦ 《国庆纪念的价值》，《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1、32页

⑦⑧ 《教育与社会》，同上，第100、101页

⑧⑩⑪ 《平民教育》，同上，第167页

⑨ 《曙光》，1卷3号，转引自《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⑩ 《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84页

⑪⑫ 《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436、451页

⑬⑭⑮ 《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84、785、796、798、806页

⑯ 《致罗素张东荪的信》，《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第52、53页

⑰ 《社会主义批评》，同上，第94页

⑱⑲⑳㉑㉒ 《新教育是什么？》，同上，第75至79页

㉓ 《安徽学界之奋斗》，同上，第356页

㉔ 《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同上，第180页

（本文责任编辑 江平）